

繪畫一

張珩 著

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

啓功題



文物出版社

張珩 著

木雁齋書畫記

啓功 題

繪畫一

文物出版社



作者像

著錄書函之書自明以來不下數十種其間真偽雜糅可以資信者不過少數而已且經歷數百年著錄之件存亡參半又多係僅錄原文少所發明或有名舒已見者則又係隨筆記錄略而不詳欲求其二者兼備者竟无一焉余竊憾之嘗欲輯錄現存諸作成一專書備斯二者此志蓄之二十餘年矣其時少年氣盛認為必或因遍覽國內所藏擇其尤者誌之胷中迨欲訪求海外則八一三事變之后時移物換難復得遂每歎此事將成幻想因轉為就明人物輯錄成書六聊以解嘲云耳解放以來公倖之賜無日不孜孜於此六幾於成書矣大

躍進以來目睹耳聞之不一不為我國揚眉吐氣者獨於此一門猶令外人陸續或去國內未同有志於此者其憾益甚因再伸前志且擴而充之俾後之有志於中國繪畫史者得以為研究之按重以甄擇於今年元旦日起抽暇執筆傾一年全力凡得法書43件名畫54件合計57件今日寫成目錄之後又竊有感焉以歷年心目所記估計全部書畫可達六千有件以一年之力僅得其什之一弱則抄錄之工即需十年加之文字考證需時亦必之非二十年不能成有過於迂緩之歎然以一人之力盡公休之時隆冬盛暑窮日孜孜猶復所得僅此則余之

計亦窮矣古人有言有志者事竟成况此究非
愚公之山終有了時又何足畏特年近知非目
力日衰精神漸減且曩時所見大半又流出海
外抄錄為難困難尚多即使成去其為用何
如亦未可必或成敗利鈍固未能逆料也倘或
天假吾年今後條件當復日佳使斯志之得
以實現則吾願畢矣漫書自勉并賦小詩
以誌一時之感云

積習平生掃未除十年渾自濫齋牙眼昏
睡少知何用夜々燈窓苦著書

一九六〇年除夕不悔記於首都南鑼鼓巷
之木雁行齋

出版說明

張珩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書畫鑒定專家。

本書為張珩先生所著多卷本書畫鑒定著錄專書，記錄我國自東晉至近代重要書畫名家作品二千二百多件。作者原計劃記錄六千餘件，後因作者於一九六三年病故而中輟。

本書分為繪畫和書法兩部分，每部分按作者記錄書畫作品的時間先後各分為四編。每編的書畫記錄均按我國歷史朝代順序編排，並對每件作品的名稱、尺寸、質地、內容、印鑒、題跋等項逐一記錄。每件作品均注明收藏單位或出處。

本書係作者生前所作札記手稿，原無總名。今名為出版時請啟功先生所擬定並題寫。「木雁傳真」乃張珩先生編目時寫定，故本書目錄頁仍標以「木雁傳真」。原稿中偶有有目無文或有文無目之處，出版時我們依據原稿作了必要的調整。一些作品的名稱，原稿中目錄與正文不盡一

致，我們仍沿用作者原稿舊題，沒有進行統一。

《作者自序》乃張珩先生一九六〇年草創本書時所作。該文詳述了編書的緣起和種種艱辛，對讀者閱讀了解本書有一定參考價值。現收在這裏作為全書的自序。

本書採用照相製版方式影印出版，以保持作者手稿的原貌。

文物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九月

總目次

序（啟功）

作者自序（張珩）

繪畫

木雁傳真第一編（一九六〇年）

木雁傳真第二編（一九六一年）

木雁傳真第三編（一九六二年）

木雁傳真第四編（一九六三年）

書法

木雁傳真第一編（一九六〇年）

木雁傳真第二編（一九六一年）

木雁傳真第三編（一九六二年）

木雁傳真第四編（一九六三年）

序

現代科學技術發達，對於古代文物的鑒定上，起了多方面的幫助。但距離全面地精確地判斷每一件文物各個方面的問題還是有所未足。這是從事考古的專家都無異議，而又熱切盼望多有進步，以便在鑒定工作上有更多精確判斷條件的。

在二十世紀以前，文物考古工作中還很少科學技術的新幫助，更不用說考古鑒定範圍中的書畫鑒定方面工作了。我們都了解，古器中如銅器、瓷器之類，總是手工製坯，爐窯燒製，一次生產。除特殊製品外，可能不止一二件，所以可供比較研究的條件較多。製作材料又常有地區特點，因而在鑒定工作上常具有較多的輔助條件，但在古書畫上却有極大的不同。

古書畫的製成，純粹出自手製，師徒相傳有「粉本」（稿子），自唐末以後有了刻版圖畫，後來另成一個系統。純出專門畫家手繪的作品，現存有姓氏可考的，上溯可到唐末五代（現存晉顧愷之一件，添名款；唐閻立本一件，傳說；唐周昉、張萱三件，摹本）。北宋以後，名家愈多，流派愈繁。文人遊戲筆墨，逐漸提高，與專業畫家分庭抗禮。繼則專業者及業餘者又交叉發展，

頭緒紛繁，給予鑒別上留下很多的麻煩，加上紙絹繪畫成了高雅賞玩之物，鑒賞家隨手題跋，又給後世鑒定工作帶來許多研究的頭緒。至於書法作品，由於它代表寫者的個性，又不像繪畫上具有許多層的筆跡，自應比古畫的鑒別較為容易，但歷代寫件中，有親筆的又有代筆的、替錄的、偽造的、誤認的，種種糾紛，都足給鑒別工作者增加困難。

在輔助技術不足，作品上足為依據的頭緒又極紛繁的情況下，鑒定古書畫的工作，就需要至少五個方面的素養：

- 一、具有廣博的歷史文化常識；
 - 二、了解書畫作品的情況（包括偽品）；
 - 三、各代書風、畫派的了解；
 - 四、熟悉各代收藏記錄和利用這類材料；
 - 五、虛心承認今天還有未能解決的問題。
- 這是正面的基礎。還有不受負面習慣的干擾的一方面，也很重要。那些負面的干擾，主要也有五項：

- 一、迷信俗傳的口訣，接受誤傳的觀點；
- 二、對古代評論文章中的一些抽象的形容，隨便加以曲解；
- 三、過於相信著錄書；

四、陷入某一流派的標準，或自己有所偏好；

五、護短，不承認已往的失誤。

人無一切都完美的，在知識和學問上更不可能那麼全面。我自青年時曾見到許多位老輩，聽到他們在書畫方面的議論，當然也包含對古代書畫真偽評價。有些個論點在我後半生的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無誤的，當然也不是沒有個別近似以上所列負面論點的。我從十四歲從師學畫，到今八十五周歲，這大半生中，所接觸這方面的學者中，最令我「心藏不忘」的要推張珩先生了。

張珩先生字蔥玉，公元一九一四年生於吳興烏程世代讀書之家。祖輩富饒，於文化事業建樹甚大。先生於家塾中學古今文史及外國語文，有同時著名大學一些高材青年所不及的，由於祖庭陶冶，師友熏習，早年即酷好書畫，加之有力購求，並多資賓客討論，年初逾冠，即卓然具有異於常流的見解。古代人論史學家須具有才、學、識三長。今天談到古書畫鑒賞的學問，我認為三長之外還須添上半個字，即才字之外，還須有財。在那三四十年代，博物館既未普及，印刷術又未發達，一般學子研習，困難固然明顯，有力人家雖能購求古跡來觀摩，但偽本充斥，有力而經驗未足的人，也不敢輕於購取。張先生在有財力的家庭中，自己又夙具穎異的天才，接觸的師友又多是當時飽學之士，所以他所具有的成就，絕非偶然而得的。及年齡增長而心更謙虛，朋友討論，視為平生至樂。他自署書齋名為木雁齋，乃據《莊子》所記樗散大木，因不够建築木材而被大匠所棄，得以保全，不鳴的雁，先被宰食，又因不材而先失性命。這個齋號即自謙在材不材之

間，可見他從未以甚麼成就驕人。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家資盡散，先生所藏古書畫也都脫手了。鄭振鐸先生以其中古畫部分的照片，印成《韞輝齋所藏唐宋以來名畫集》（古法書部分鄭先生未印），現在那些件真跡分藏在國內外各博物館中，在美國幾個大博物館中所收古法書更多，從這些古書畫的可靠性來看，足證當時鑒賞眼力之高，其中也有些冷僻的古名家作品，又足證學識之博。

不久作文化部文物局長的鄭振鐸先生把張先生約到北京，任他為文物局的文物處副處長，主管鑒定收集失散的書畫文物。那時東北流散的故宮書畫，泛濫在市面上，文物局也就大量收集。即在這項收集時，鑒定工作自然是首先要嚴格進行的。文物局長鄭振鐸先生、副局長王冶秋先生和張珩先生，並招集了幾位參加這項工作的人。開始時有上海的謝稚柳先生、杭州的朱家濟先生、北京的啟功。經常在北海前門的團城上，也就是當時文物局所在地，攤開所要鑒定的古書畫，仔細研究商討。這項工作結束時，我看到一位瘦高身量穿着藍布制服的人進門，問起在座的先生，才知道是從上海來的徐邦達先生，後來這項臨時鑒定的工作結束了，謝、朱和我都各回崗位，徐先生即留在文物局參加工作了。

這次大家都是初次接觸散在東北的故宮著名書畫，其中只有幾件以前延光室出版過影印本的，看到曾見到影印本的原跡都不免有所贊嘆欣賞，而張先生却一直冷靜地指出其可疑之點：如倪雲林的獅子林圖、梁楷的右軍題扇圖等，終於確定這是臨摹本而非原件。我們由此不但對張先

生的學和識更加佩服外，又見他在不為古書畫大名頭所震懾，堅持冷靜地客觀地分析研究的一慣態度，才明白所以《韞輝齋所藏唐宋以來名畫集》中那些件名畫無一偽品的緣故了。

大約到了五十年代後期，時勢有所不同，文物工作也比較冷淡了許多，張先生也較有暇時整理平生所見古書畫記錄。首先是憑記憶列出所見書畫名跡的目錄。時間陸續地進入六十年代，這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日常飲食、用物，甚至紙張都不甚易得，張先生的記錄工作已進入詳記正文的階段。這時只能得到有格橫寫的稿紙，他便把橫行稿紙做豎行來寫。用高士奇《江村銷夏錄》的體例，包括尺寸、內容、印鑒等等，一律詳細記錄。這種記錄的要求效果是使原件出現十分清晰的原貌，在今天科學技術發展的程度下，較易做到，但在當時，尤其是物質條件極端缺乏的時期，文物資料借閱流通已多不易，國外出版物借閱更屬困難。張先生據手邊的資料和腦中的記憶進行這份記錄。我們知道張先生這些記錄，最初只是排列目錄，進一步是記錄內容，然後是考訂作者，最後是分別逐件加以評論。這種龐大的計劃，我當時親自聽他談過而且曾經參加討論的，不意稿本未及一半時，他猝然病逝，使我們今天翻開故友的手澤，該有何等的痛心，想像將來的廣大讀者也會同情惋惜而深嘆的，轉念張先生以重病猝逝於一九六三年夏，三年後無情的浩劫即到，張先生已經先去，又未嘗不算幸運了！

張夫人顧湄女士保存這份遺稿，時時怕有散失的危險，又親手重抄了一份，以防損失殘缺。文物局的謝辰生先生關懷此稿，已歷多年，今年始以文物基金款項交文物出版社蘇士澍先生經手

付印。總算可以告慰這位文物界的先河和他的生存親屬和朋友了！張先生當時與我的住處同在一個短巷的兩端，幾乎可算朝夕得見，他逝世後，我有一對挽聯，錄在這裏以誌無盡的悼念：

投分推誠，久彌敬篤，最痛心，一旦摧頽，百身何贖；
高才博學，日益精勤，堪屈指，千秋賞會，四海無雙！

啟 功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四日

作者自序

著錄書畫之書，自明以來不下數十種。其間真偽雜糅，可以資信者不過少數而已。且經歷數百年，著錄之件，存亡參半，又多係僅錄原文，少所發明，或有各抒己見者，則又係隨筆記錄，略而不詳。嘗欲輯錄現存諸作成一專書，備斯二者。此志蓄之二十餘年矣。其時少年氣盛，謂為必成。因遍覽國內所藏，擇其尤者誌之胸中。迨欲訪求海外，則「八一三」事變之後，時移物換，難復得遂。每嘆此事將成幻想，因轉為就明人物輯錄成書，亦聊以解嘲云耳。解放以來，公餘之暇，無日不孜孜於此，亦幾於成書矣。大躍進以來，目睹耳聞，無一不為我國揚眉吐氣者。獨於此一門，猶令外人陸續成書，國內未聞有志於此者，其感益甚。因再伸前志，且擴而充之，俾後之有志於中國繪畫史者得以為研究之據。重行甄擇，於今年元旦日起抽暇執筆，傾一年全力，凡得法書四一三件，名畫一五四件，總計五六七件。今日寫成目錄之後，又竊有感焉。以歷年心目所記，估計全部書畫可達六千有餘。以一年之力，僅得其什之一弱，則抄錄之工即需十年。加之文字考證需時亦如之，非二十年不能成，有過迂緩之嘆。然以一人之力，盡公餘之時，